

毛詩注疏

第二函
函十二冊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二十

二十之一

六七



駟之什詁訓傳第二十九

毛詩魯頌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魯頌譜

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茲乎。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云鄭

子曰少皞摯之立也定四年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卽曲阜也漢書地理志云周興以少皞之墟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爲魯侯以爲周公主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然則其都在此曲阜其地則名魯也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左傳稱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經傳之文雖不言大庭居魯而此庫繫大庭言之故爲疑辭云則大庭氏亦居此乎杜預曰大庭氏古國名在魯城內魯於其處作庫高顯故登以望氣然則大庭之居在於魯城內於其處作庫非大庭氏所作也。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正義曰洛誥言七年冬周公致政成王時事其經云烝祭歲文王駢牛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注云

謂將封伯禽也。又闕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是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之事也。史記魯世家云：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少皞之墟曲阜，是爲魯公。周公不就封，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然則周公於武王之時已受魯封，但身不之魯，使伯禽就國至歸政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令地方七百里，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正義曰：禹貢海岱及淮唯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既豬徐州是魯之界，故知之。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正義曰：魯自伯禽之後有武公魯人，追立其廟以爲世室，又有孝公爲樊仲山甫所薦，雖復賢於諸公，不爲時所歌頌，不能遵伯禽之法，故摠云政衰事廢。明僖公與之故致頌也。世家云：伯禽卒，子考公首立，卒弟熙立，是爲煬公。卒子幽公宰立，十四年弟潰弑幽公而立，是爲魏公。卒子厲公擢立，卒魯人立其弟具，是爲獻公。卒子眞公湏立，卒弟敖立，是爲武公。卒子戲立，是爲懿公。九年兄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殺懿公而立伯御爲君。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伯御，乃立懿公弟稱，是爲孝公。卒子弗湟立，是爲惠公。卒子息姑攝行君事，是爲隱公。十一年冬，公子翬殺隱公，立其弟允爲君，是爲桓公。十八年卒，立太子同，是

爲莊公三十二年卒立子開爲閔公立其卒於是季友奉公
子申立之是爲僖公從周公數之故爲十九世僖公以惠王
十九年卽位襄王二十二年薨是當周惠王襄王時也。尊
賢祿士脩泮宮守禮教。正義曰有駟喻僖公用臣必先致
祿食振驚言黎白之士羣集君朝是尊賢祿士也泮水頌僖
公能脩泮宮是脩泮宮崇礼教也舒援云魯不合作頌故每
篇言頌以名生於不足故也能脩泮宮土功之事春秋經不
書者泮宮止國學也脩謂舊有其宮脩行其教學之法功費
微少非城郭都邑例所不書也僖十六年冬會諸侯于淮上
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正義曰春秋僖十六年經書冬十有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等於淮左氏傳曰會于淮謀鄆且東畧
如傳之意以言此會主爲謀鄆且東行畧地今鄭言謀東畧
則鄭意言此會非直謀鄆且謀東畧以爲二俱謀之僖九年
左傳宰孔云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畧故北伐山戎南伐荆楚
西爲此會東畧之不知西則否矣是謂征伐爲畧也此言謀
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淮會既有此謀公所以遂伐淮
夷泮宮之篇所說伐淮夷事是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
夷之事故鄭推校早晚以爲淮會之謀東畧卽是謀伐淮夷
旣謀卽伐故稱遂也案左傳僖十六年冬公會諸侯于淮未
歸而使師取項公爲齊所止十七年方始得還傳云書曰公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然則伐淮夷者是在十七年末公還之後乃興師伐之詩稱既作泮淮夷攸服則是受成於學然後出師非因會而遂行也淮會謀東略者與諸侯共謀詩稱伐淮夷者專美魯侯蓋以淮夷居淮水之上在徐州之界最近於魯於時霸者使魯獨征之故詩專美僖公也用兵征伐事之大者春秋之例君舉必書所以經傳無伐淮夷文者當是史文脫漏故經傳皆闕僖二十年新作南門又脩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正義曰二十年新作南門春秋經也闕宮云闕宮有恤實實枚枚又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是又脩姜嫄之廟也序稱僖公能遵伯禽之法而牧馬門廟魯之舊事是至於復魯舊制也伯禽之後國事多廢則所廢者非徒馬及門廟而已故云未徧而薨所以死後追頌若然新然南門左傳云書不時也而以爲僖公之美者僖公新作南門意在脩復古制但不從啓塞之時是於禮爲小失春秋貶纖介之惡故取以爲譏論其復舊之情實爲美事作南門脩廟其事相類故鄭言脩廟因說作門贊成僖公之大美言其致頌之本意也脩姜嫄之廟春秋不書者魯國舊有此廟更脩理之用功少例所不書也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正義曰旣言未徧而薨乃云請周作頌則此頌之作在僖公薨後知者以大夫無故不

得出境上請天子追頌君德雖則羣臣發意其行當請於君若在僖公之時不應聽臣請王自頌已德明是僖公薨後也文六年行父始見於經十八年史克名見於傳則克於文公之時爲史官矣然則此詩之作當在文公之世其年月不可得而知也行父請周而不見於經者凡羣臣出使嘉好聘享受命而行者乃書之耳此行父適周自以羣臣之心請王作頌雖復告君乃行不稱君命以使非史策所得書也駟頌序云史克作是頌廣言作頌不指駟篇則四篇皆史克所作閔官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自言奚斯作新廟耳而漢世文人班固王延壽之等自謂魯頌是奚斯作之謬矣故王肅云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肅意以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四篇一人之作而爲此次者以駟言務農重穀爲政之本又善於任賢故次有駟言君臣之有道也君臣同心則能脩教征伐故次泮水言能脩泮宮服淮夷也文武旣備明神降福則能克剪放命復其疆宇故終以闕宮四篇皆頌僖公之美德也若然春秋僖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卜郊不從猶三望三十三年薨于小寢皆爲春秋所譏則是行不純善而得作頌者春秋所譏皆人事小失非有損於國家僖以魯之先君國事多廢遠遵伯禽之法能復周公之

宇安寧魯國作爲賢君緣王者不陳其詩故臣子請而作頌亦猶他國作詩美其君耳非是太平德洽和樂頌聲雖復行有小失不妨其作文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尚爲魯人所頌則伯禽之德自然堪爲頌矣所以無伯禽頌者伯禽以成王元年受封於魯於時天下太平四海如一歌頌之作事歸天子列國未有變風魯人不當作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正義曰此春秋經也闕宮箋與此俱引此文者以彼傳云書不恭也杜預云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臣子不恭然則宗廟毀壞者譏其不恭明脩造繕治者於事爲善申說僖公之復舊制作新廟爲可頌之事故引太室壞而反以證之公羊穀梁皆以太室爲世室謂伯禽之廟服杜皆以爲太廟之室鄭無所說蓋與左氏義同也。初成王以周公以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正義曰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爲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韞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之郊天也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河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祭其境內

山川則自是諸侯常法亦云天子之禮者以春秋郊望連文故因說郊天而并云三望耳禮運云夫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之後得郊天由命魯得郊天子祀周爲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正義曰變風之序皆不言請周此獨言請故問而釋之王制說巡守之禮云命太師陳詩以觀民之風俗然則天子巡守采諸國之詩觀其善惡以爲黜陟今周尊魯若王者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雖魯人有作周室不采商譜云巡守述職不陳其詩示無貶黜客之義然則不陳魯詩亦示無貶黜魯之義也巡守陳詩觀民風俗善則賞之惡則貶之旣示無貶黜不采其詩雖有善詩不得復采故王道旣衰變風皆作而魯獨無之以無魯風故知巡守述職不陳其詩魯之臣子緣周室尊魯不陳其詩是不欲使魯有惡旣不欲其惡當喜聞其善至於臣頌君功亦樂使周室聞之是以行父請焉魯人請周不作風而作頌者以頌者美盛德之形容是詠歌之善稱王者有成功盛德然後頌聲作焉今魯詩稱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是美盛德也旣克淮夷孔淑不逆是成功也旣

有盛德復有成功雖不可上比聖王足得臣子追慕故借其
嘉稱以美其人言其所美有形容之狀故稱頌也以作頌非
常故特請天子以魯是周公之後僖公又實賢君故特許之
不然亦不得轉借其名而作頌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爲憂
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正義曰又解
不陳其詩所以爲勸誡者其大罪州牧侯伯監察之行人之
官書記之亦足示覺知之焉雖則不陳其詩亦足以爲黜陟
也商譜云示無貶黜客之法此言亦示覺焉互相補足皆是
示法而已其有善惡不得不黜陟之也此言主於戒惡故言
有大罪耳其實小善小惡亦監之書之也侯伯者州牧之別
名僖元年左傳曰凡侯伯救患分灾討罪祀也是州內諸侯
有善惡者侯伯當監之也秋官小行人云及其萬民之利害
爲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爲一書其悖逆暴亂
作慝猶犯令者爲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爲一書其康樂和
親安平爲一書凡此五物者每國辨異之以此反命
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是諸國有善惡行人當書之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
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

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

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

魯史也。駟古熒反說文作驪又作駟同牧徐音目坳苦熒反徐又苦營反或苦瓊反遠也下同父音甫注同

疏

駟四章章八句至作是頌。正義曰作駟詩者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用至於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性自節儉以足其用情又寬恕以愛於民務勤農業貴重田穀牧其馬於坳遠之野使不害民田其爲美政如此故旣薨之後魯國之人慕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詩爲作頌旣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駟詩之頌以頌美僖公也定本集本皆重有僖公字言能遵伯禽之法者伯禽賢君其法非一僖公每事遵奉序者撫以爲言也不言遵周公之法者以周公聖人身不之魯魯國之所施行皆是伯禽之法故繫之於伯禽以見賢能慕賢之意也儉者約於養身爲費寡少故能畜聚貨財以足諸用寬者緩於馭物政不苛猛故能明慎刑罰以愛下民此雖僖公本性亦遵伯禽爲然也務農謂止舍勞役盡力耕耘重穀謂愛惜禾黍不妄損費其事是一但所從言之異耳由其務農故牧於坳遠之野使避民居

與良田卽四章上二句是也其下六句是因言牧在於坰野
卽說諸馬肥健僖公思使之善終說牧馬之事也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說僖公之德與務農重穀爲首引耳於經無所當
也僖公之愛民務農遵伯禽之法非獨牧馬而已以馬畜之
賤尚思使之善則其於人事無所不思明矣魯人尊之以下
以諸侯而作頌詩爲非常故說其作頌之意雖復主序此篇
其義亦通於下三篇亦是行父所請史克所作也此言魯人
尊之謂既薨之後尊重之也○箋季孫至魯史○正義曰行
父是季友之孫故以季孫爲氏死諡曰文子左傳世本皆有
其事文十八年左傳稱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知史克魯
史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
禮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僖公使
牧於坰野馬皆肥健作者因馬有四種故每章各言其一首
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
馬齊力尚強故云伾伾見其有力也三章言其田馬田獵齊
足尚疾故云驛驛見其善走也卒章言駑馬主給雜使貴其
肥壯故云祛祛見其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故每章各
舉四色以充之宗廟齊豪則馬當純色首章說良馬而有異
毛者容朝車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
駟駟良馬腹幹肥
所乘故也
張也坰遠野也邑

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垆箋云必牧於垆野者辟民居與良田也周禮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

地薄言駟者有驕有皇有驪有黃以車彭

彭

牧之垆野則駟駟然驪馬白跨曰驕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驛曰黃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

有駑馬彭彭有力有容也箋云垆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驕戶橘反阮孝緒于密反顧野王餘橘反郭音述驪力知反沈又郎西反說文字林云深黑色馬也跨苦花反又苦故反又胡瓦反郭云髀間也蒼頡篇云兩股間也驛息營反赤黃曰驛下文同字林火營反種章勇反駑音奴飲食上音蔭下音嗣又並如字思

無疆思馬斯臧

箋云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無有竟已乃至於思馬斯善多

其所及廣博。疆居

疏

駟駟至斯臧。正義曰僖公養四種之馬又能遠避良田魯人尊重

僖公作者追言其事駟駟然腹幹肥張者所牧養之良馬也所以得肥張者由其牧之在於垆遠之野其水草既美牧人

又良飲食得所莫不肥健故皆駟駟然薄言駟者有何馬也乃有白跨之驕馬有黃白之皇馬有純黑之驪馬有黃驛之

黃馬此等用以駕朝祀之車則彭彭然有壯力有儀容矣
是由牧之以理故得使然此僖公思遵伯禽之法反覆思之
無有竟已其所思乃至於馬亦令之使此善是其所及廣博
不可忘也定本牧馬字作牡馬。傳駟駟至曰坰。正義曰
腹謂馬肚幹謂馬脅宜十五年左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
謂鞭馬肚也莊元年公羊傳曰拉公幹而殺之謂折公脅也
肥張者充而張大故其色駟駟然是馬肥之貌耳任毛以四
章分說四種之馬故言駟駟良馬腹幹肥張明首章爲良馬
二章爲戎馬也坰者闊廣之義故爲遠釋地云邑外謂之郊
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此傳出
於彼文而不言郊外曰牧注云郊外曰野者自郊以外野爲
通稱因卽據野爲說不言牧馬且彼郊外之牧與此經牧馬
字同而事異若言郊外牧嫌與牧馬相涉故畧之也郊牧野
林坰自邑而出遠近之異名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
五者之界界各十里然則百里之國國都在中去境五十每
十里而異其名則坰爲邊畔去國最遠故引之以證坰爲遠
也彼據小國言之郊爲遠郊牧野林坰自郊外爲差則郊也
牧也野也坰也四者不同處箋稱牧於坰野又言牧在遠郊
便是郊牧坰野共爲一處與爾雅異者自國都以外郊爲大
限言牧在遠郊謂所牧之處在遠郊之外正謂在坰是也野

者郊外通名故周禮六遂在遠郊之外遂入職云凡治野田
是其郊外之地揔稱野也牧於坰野自謂放牧在坰非遠近
之名雖字與爾雅相涉其意皆不同也孫炎言百里之國十
里爲郊則郊之遠近計境之廣狹以爲差也聘禮云賓及郊
注云郊遠郊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
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
各半之是鄭之所約也以聘禮下云賓至于近郊故知賓及
郊者爲遠郊也司馬法云王國百里爲遠郊且王畿千里其
都去境五百里爾雅從邑之外止有五明當每皆百里故知
遠郊百里也知近郊半之者書序云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
東郊成周於時周都王城而謂成周爲東郊則成周在其郊
也於漢王城爲河南成周爲洛陽相去不容百里則所言郊
者謂近郊故注云天子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是鄭以河南洛陽約近郊之里數也周禮杜子春注云五十
里爲近郊白虎通亦云近郊五十里遠郊百里是儒者相傳
爲然昭二年叔弓如晉左傳曰晉侯使郊勞服虔云近郊三
十里或當別有依終與鄭異也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
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三十里之國三里之郊言其百里
七十里是夏殷諸侯之國其郊與周異也箋必牧至之地
正義曰解牧馬必在坰野之意以國內居民多近都之地

貴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故也以序云務農重穀牧於坰野故知有避民田之義也引周禮者地官載師文彼注鄭司農云官田者以備公家之所耕也牛田者以養公家之牛也賞田者賞賜之田也牧田者牧六畜之田立謂官田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也牛田牧田畜牧者之家所受田也必易司農者以載師掌在土之法以物地事所陳者爲制貢賦而言也若官所耕田及牛牧之田則自公家所田無賦稅之事下文何云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爲稅法也以此故易之彼司農以牛田爲牧家所受則非復放牧之田而引證此者以牧人之牧六畜常在遠郊之外因近其牧處而給之田故引此爲證牧馬之處當遠於國也彼雖天子之法明諸侯亦當然則牧在遠地避民良田乃是禮法當然自僖公以前不能如禮故特美之。傳牧之至力有容也。正義曰上言駟駟牡馬在坰之野是馬之肥乃言其牧處此云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是就其所牧之中言肥馬之色此駟駟之肥由牧之使然故傳辨之云牧之坰野則駟駟然釋畜云驪馬白跨驪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白也郭璞云跨驪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謂髀間白也釋畜又云黃白皇舍人曰黃白色雜名皇也其驪與黃則爾雅無文月令孟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爾雅黃白皇謂黃而色白者名之爲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爲黃明矣故知黃驛曰黃驛者赤色謂黃而雜色者也諸侯六閑馬四種夏官校人有其事故知邦國六閑傳唯變邦國以爲諸侯耳以四章所論馬色既別皆言以事明其每章各有一種故言此以充之不於上經言之者以上文二句四章皆同無可以爲別異故就此以車異文而引之也閑謂馬之所在有限衛之處校人之注以爲二百一十六匹爲一廐每廐爲一閑諸侯有四種其三種別爲一閑駑一種而分爲三閑也傳旣言馬有四種又辨四種之異故云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彼校人上文辨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本無良馬之名鄭於彼注以爲諸侯四種無種戎而有齊道田駑此傳有良戎而無齊道與彼異者彼上文說六馬之屬下言天子六種邦國四種家二種自上降殺以兩明當漸有其等差其義必如鄭說今傳言良馬非彼六馬之名則戎馬非彼之義戎馬自以時事名之蓋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也何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諸侯之國必有朝祀征伐之事謂朝祀所乘爲良馬征伐所乘爲戎馬非周禮之種戎也彼鄭注以次差之玉路駕種馬戎路駕戎馬金路駕齊馬象路駕道馬田路駕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彼以天子具有五路故差之以當六馬而諸侯路車多少不等有自金路以下者

有象路以下者有革路以下者車雖有異馬皆四種則知其
爲差次不得同天子故傳準所用別爲立名謂之良戎不言
齊道案魯以同姓勲親有金路以下則當金路象路共駕良
馬戎路駕戎馬田路駕田馬駕馬給宮中之役其餘諸侯無
金路者事窮則同蓋亦準其時事分乘四種大夫本無路車
亦有二種之馬明以時事乘之不必要駕路車也若然案夏
官戎右注云此充戎路之右田亦爲之右然則戎田相類何
知不象路駕戎馬戎路駕田馬而必知諸侯有金路者金路
象路其駕良馬戎路駕戎馬者以兵戎國之大事當駕善馬
不得與田馬同也天子戎路以其無飾故卑於象路戎馬以
其尚強故戎馬先於齊馬以此知諸侯戎路亦不得與田路
同馬且戎路之衡高於田路田馬不得駕之冬官輶人爲輶
國馬之輶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輶深四尺注云國馬謂種
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兵車乘車衡高八尺七寸田馬七
尺則衡高七尺七寸是戎馬之高當與齊道同不與田馬等
故知戎馬不得駕田馬也戎路必駕戎馬則知有金路者金
路象路共駕良馬明矣校人又云凡頒良馬而養乘之注云
良善也善馬五路之馬彼以五路之馬皆稱爲良此傳獨以
齊馬爲良馬者以其用之朝祀故謂之良不與周祀同也朝
祀所乘雖取其力亦須儀容故云彭彭有力有容言其能備